

童年的生命：在禁闭中守望

胡丽娜

(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浙江 金华 321004)

摘要：《黄昏里的男孩》等四篇小说描写了儿童在成人世界里的生存状态：物质的匮乏，母爱的缺失，与成人的隔阂与冲突，儿童与生命本真状态的亲近，以及自我拯救的失败。这些小说以迥异于儿童文学视角揭示了童年的生命状态以及造成儿童苦难的根源。

关键词：童年；受难；缺失；逃逸；拯救

中图分类号：I207.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375(2003)03-0009-04

在童年的天空中，弥漫的是柔和的爱心与成长的喜悦。童年以其变幻的浪漫与绚烂的色彩，成为作家缅怀过往或审视生命不可逾越的一个驿站。于是我们认定在这个领域中的书写，都浸润着成人对童年生命关怀和感动灵魂的文字。

我们越过儿童文学圣洁的领地，凝视成人文学中所展现的童年风景时，不禁诧异了映入眼帘的是另一番生命景象。长期以来，我们总是一厢情愿地营造一个真空的氛围，遮蔽许多真实。当我们终于醒悟，童年生命的书写不单是儿童文学作家的权利，它应是永恒的属于任何对童年关注的人。检索童年的生命状态与精神历程，我们跳跃不过成人文学中构筑的童年栅栏，这是更为殊异，更为超脱或谓之客观的一种描述。我们没有特权固守一方，忽视其余。于是颤抖地推开童年之门，聆听来自成人文学中对童年传达的另一种声音。

一、《黄昏里的男孩》^①

余华擅长不动声色地讲述苦难和暴力，如前期作品《世事如烟》、《往事与刑罚》、《现实一种》。90年代以来，他的创作渐渐回到传统叙事，如《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但总的说来，对苦难的迷恋与阐释已成为余华创作的一大倾向。

《活着》中的福贵面对苦难与死亡，实践着

“活着不是别的，而是活着本身”的言说。《许三观卖血记》中，余华用写实化手法将许三观的生存境界投掷在苦难的临界点上，让他直视不幸，以精神抗击不幸，然后以卖血拯救不幸。福贵与许三观作为个体是苦难的，他们对命运与苦难的抗争体现了一种坚韧和顽强，余华在平实中突现伟大。然而当我们把目光转向苦难的另一承担者，受难的另一人群时，不禁为他笔下苦难的丰盈和温情的消逝而哀叹。

《黄昏里的男孩》收录了12篇作品，余华自称“是与现实最为接近的一册，也可能是最令人亲切的，不过它也是令人不安的。”^{[1](P2)}的确，标题篇目《黄昏里的男孩》就是对此最好的注脚。《黄昏里的男孩》叙写的是极为普通，司空见惯的生活故事。小偷偷盗未成，被抓并被严厉惩罚。当然，故事本身并不重要，透过故事层面的平淡，我们窥探到的更为揪心的是事件的过程以及施事者的心态。“一个不知从哪里来的流浪少年”盯着苹果，饥饿压迫他挤出“我饿了”，“我饿了”的低声乞怜，没有任何人回应，他行动了，乌黑的手伸向苹果。仅仅因为饿了，饥饿牵引出了惊心动魄而又酣畅淋漓的惩罚：扼住咽喉，抠出男孩企图下咽的苹果，逼他吐口水，直到口干舌燥。身体惩罚之后是无尽的心灵的摧残，男孩一遍又一遍地对路过的行人喊：“我是小偷”，“我

收稿日期：2002-09-09

作者简介：胡丽娜（1979-），女，浙江金华人，在读硕士研究生。

① 见余华《黄昏里的男孩》，新世纪出版社，1999年版，该小说的其他引文不再一一注出。

偷了苹果”。施虐者宣布的目的,竟如此堂皇“惩罚不是目的,主要是教育一下”。那天的黄昏因为男孩的出现而凄切,黄昏里男孩走入我们的视野,人的一点善良的施舍完全可以使这个黄昏渲染上晚霞的绚丽,但是男孩从黄昏里来,又没入暮色,而且是在负伤累累,身心饱受摧残之后。男孩蹒跚地走了,他没有姓名,不知从哪里来,也不知到哪里去,它只是偶然中的一个,但又是必然的受难者。

故事到此可以结束了,男孩是一个为满足最微小的生存要求而受难的符号,他象征性地完成了使命。外在于他的世界照样延续着,他的存在和出现丝毫不影响生活本身。“孙广福依样喝着酒”。但余华并未收尾,他以不经意的语调补充了孙广福的经历,一个伤心而凄凉的父亲,一位不幸而羞耻的丈夫,池塘“偷”走了儿子,剃头匠“偷”走了妻子。“我这一辈子最恨的就是小偷”,长久的积愤无处发泄,他时刻都警觉着,试图寻找驱散愤恨的“偶然事件”,于是男孩出现了,他的出现是偶然的,他的受难是必然的,他只能从无所依靠的惨淡的黄昏中来,饱受成人残害后,无奈地回到更为渺茫的暮色。

我们惊讶于余华的叙述才华,语言本身的轻丽与负载内容的沉重,构成了强烈而巨大的反差,叙述的效果由此凸现。

二、《哺乳期的女人》

《黄昏里的男孩》呈现的是没有温情的苦难,处于物质匮乏与生存挣扎边线的童年生命状态,那么衣食无忧的孩子是否就能安详地沐浴成人的爱呢?这个世界所给予的,是否就满足了他们的心灵需求呢?《哺乳期的女人》向我们敞开了另一道风景,物质充沛而精神上缺失的孩子的生命状态。为了寻求缺失的爱,拥抱憧憬,他们或被鄙视,或被斥为不道德,或永久逃离看似温暖的家庭,成为另一个“黄昏里的男孩”。

《哺乳期的女人》中小男孩面对哺乳期女人丰满硕健的乳房和喂奶的美好静态,抑制不住冲动而产生“流氓行为”,并被判定为“这小东西,好不了啦。”^①作者毕飞宇将主人公旺旺安排在工业产品的裹挟中,甚至于他的名字也是食品的名称。他就在“每天一袋旺旺”的丰裕中成

长着,表面幸福而平静,实际上却非如此。旺旺是在爱的缺失中孤独成长的童年生命。

旺旺出生不久便被送到奶奶家,“衔他妈妈的奶头只有一次”,发出“悦耳的冰凉的工业声响”的器具调制出的奶水哺育了他。父母的感受对他来说是空无,“汇款单也就成了独子旺旺的父母。”,这也就形成了旺旺挥之不去的“孤独感”和“恋乳情结。”弗洛姆曾说:在婴儿身上,自我的意识发展不快;婴儿仍然感到和母亲是一体,只要母亲在场,他便不会有分离感。他的孤独为母亲的身体,乳房和皮肤的在场所弥补。所以,惠嫂的丰满硕健的乳房和喂奶的美好静态就成了巨大的诱惑。被工业食品压住的对母爱的渴望,对母乳的想念(而这也是旺旺认同自己的幻想)紧紧地缠住了他,在他的世界里,忧伤如奶香一样无力,如奶香一样不绝如缕,奶香驱动旺旺的行动:“拨开婴儿的手,埋下脑袋对准惠嫂的乳房就是一口,咬住了不放。”

同时惠嫂的惊叫在中午的青石巷里又突兀又悠长,尖叫声惊醒了无边的噩耗,从此旺旺开始背负罪名。“大人也没有这么流氓过。”当然,人们的心情并不沉重,而是愉快的,新奇的,疼爱旺旺的爷爷对此的反应让我们吃惊:自己的名誉被孙儿玷污了,“可了不得,这还了得”,痛打并厉声诘问“谁教你的,是哪一个畜牲教你的?”一个孩子的举动竟成了不赦的恶行,亲情与怜爱都退居其次,重要的是成人自己的名誉与欢乐。

旺旺行为的本身也极富意味。第一次失败后,惠嫂曾真诚地为旺旺提供了一次机会,旺旺也“被那气味弄得心碎,那是气味的母亲,气味的至高无上,那魂牵的母亲与他近在咫尺”。可旺旺却拒绝了,因为“我不,不是我妈妈。”他要的是自己母亲的气味与给予。我曾一再困惑于毕飞宇为什么要用《哺乳期的女人》这个题目,或许换成“恋乳的男孩”更能显衬文章的主人公。我所能到的一个差强人意的理由是,“哺乳期的女人”是全文唯一没有卷入麻木人群的而是有着体贴孩童之心的成人。本着母亲的慈爱,对旺旺的行为也颇能理解竭力维护。我一再感动于文章的结尾:惠嫂回过头来,她的泪水泛

^① 见毕飞宇《哺乳期的女人》,作家,1996(8)。出自该小说的其他引文不再一一注出。

起了一脸青光像母兽，有些惊人。惠嫂凶悍异常地吼道：“你们走！走！你们知道什么！”是的，“你们知道什么？”旺旺所要的只是原属于他生命的那一份感觉，是成人用各种堂皇的借口敷衍或逃避的给予，“旺旺有什么错”？“哺乳期的女人”以其特殊的生命状态达到了与童年生命的融合，惠嫂敞开的不仅是旺旺渴望的乳汁，更是一份情感的弥补，但是旺旺却拒绝了，因为她“不是我妈妈”，童年的纤细与敏感也意味着固执。惠嫂流泪了，为施予爱的行为的失败而流泪。儿童世界与成人世界的隔阂与冲突不可避免，大人总喜欢以自己的行事之道，处世之理强压孩子，孩子纯真自然的行动都被他们视为流氓不道德，强抹上了亵渎的污痕，孩子能做什么？带着伤痛成长，或者长大为冷漠的同类，如孙广福般将自己的悲哀转嫁于别人，这合理吗？

三、《完美的旅行》

蒋韵的笔致总是那么优美与诗意，她以不事张扬的风格讲述了一个美丽而残酷的故事。森林里走出的男孩和城里的女医生是与这个世界错位的人。男孩叫刘刚，“在他的皮肤中总是隐隐透出膻气和青草的气味”，^①他对城市有一种“隔膜的感觉”，而女医生陈忆珠“喜欢宽袍大袖的飘逸之气，有一种难得的清情和浪漫”。他们自身健康、光明、洁净，具有天使的气质。

但只要与外界发生联系，他们就会有异常尖锐的知觉疼痛，无论如何与这个世界都有一种天然层次的错位，对不上茬口。于是注定两个要相遇，也因此他们结伴开始了具有逃避性质的旅行。“完美的旅行”之所以完美，在于他们以另一种方式达到了自由飞翔的天然，那就是想象。“有很多种方式可以去我们想去的任何地方，比如想象。”在他们的非地理和非空间意义的旅行中，茬口对上了，痛感消失了，世界完美了。显然，想象成了他们生活的亮点。就在他们在想象的王国里自由自在的时候，审判者出现了。刘刚的母亲李淑横冲入他们的世界，因为她无法忍受儿子在陌生女人面前的驯顺与依赖。同时陈忆珠所在居委会主任也以“怀疑精神”的责任，与李淑联手揭穿了所谓一个女人与一个男孩的丑闻，并以摧残陈忆珠尊严的残忍手段

逼死了她。这位从未生育却最懂得孩子的心灵的又一“哺乳期的女人”的殒落，带走的是刘刚孩童世界的最后一缕温馨与爱意。

“洗澡”这一细节反复出现，刘刚与城市以及母亲的隔膜都集中体现在这一细节。在刘刚的眼里，城市的澡堂很可怕，那是“杀狗的地方”，其实质是他对城市的恐惧。陈忆珠以其自然气息融化了刘刚的恐惧，使他相信她是善良的食草动物，诚如自己的乳母山羊。所以洗澡之于刘刚不再是惧怕，而是“坐在温暖的水中想象着奶奶的手，白发和皱纹，身体有种梦境般的漂浮感”。

蒋韵的叙事如此从容和舒缓，她以随意的笔调在“旅行”的故事之前讲述了三个关于死亡的故事，为了唤起人们的记忆，她讲了这个旅行的故事。随着故事尾声中人们的盲目与疯狂，裹挟这邪恶的欲望和激情的世俗的惩罚，“刘刚发现自己走进了凶猛的食肉动物的保卫之中。”蒋韵换了一个结尾，轻松地让陈忆珠以最后的气力自杀，让刘刚出走，“或许死了，或许成了诗人”。作家逃离了两人死在暖气房里的“卖火柴的小女孩”式的童话的结局，但却韵味无穷。

是的，完美的旅行被戕害了，小孩的心也已经千疮百孔，“但是只要你心中爱一个人，她就不会死。”诗意的语言流露出了作家悲悯的情怀，这是残害丛生的世界逃遁的一线可能。“T城本来有过一个机会，可以使自己变得柔软，洁白，浪漫和有心肝一些。但是这机会最终失去了，T城不知道珍惜，它失去了最后一个机会。”或许我们只有在些许的遗憾中喟叹，当我们再一次回望《完美的旅行》诸多的小标题，其中的一个“谁是我们的敌人”触疼了我们的双眼，并驱使我们思索童年生命的这种状态是如何形成的，谁又是我们的敌人呢？

四、《疯人院里的小磨盘》

迟子建的中篇小说《疯人院里的小磨盘》，为我们对童年生命存在状态的巡视历程中，点缀了微弱的但却鼓舞人心的希望。小说延续了作者一贯的风格，优美的笔致，清新而略带忧伤的情调，于娓娓道来中呈现一种坚守。小磨盘打

^① 见蒋韵《完美的旅行》天涯，1999（2）。出自该小说的其他引文不再一一注出。

一出生就住在疯人院,他穿梭于疯人院与学校之间,上学将两处不同的情境联系在一起,小磨盘呆在疯人院里就是处于自我本真状态。有众多疯子的疼爱,尽管母亲小菊师傅及周围的正常人一直要求他上学。然而在这一世界里,没有对童年的伤害,有的是对幼弱生命的宽容与关怀。小磨盘走出疯人院,走出一般人眼里的非正常之地,走入所谓健全的、清醒的人组成的社会,他却一再受挫,精神一再沮丧。莫老师对小磨盘关心的背后是利用与冷漠。水果店老太婆对他的“掠夺”,学校同学对他的欺负和辱骂,最终导致了小磨盘对李亮施行的“杀人行为”。

作品展现的是一种生存悖论,以小男孩的命运来作为这一命题的承载者与诠释者。小磨盘之母小菊师傅千方百计让小磨盘融入正常人的生活,并忌讳别人把儿子与疯子联系在一起。然而,经历了各种事件的最后,却求疯人院的医生将小磨盘诊断为疯子。浅层面的故事极为简单,但注目于它的意味层,可以发现它是如此丰蕴。在成人对小磨盘“拯救”行为的同时,是年幼生命对这种“拯救”的反抗和挣扎。大人永远处于小孩内心的外围,大人的功利冲决不了孩童内心固有的源于生命本真的诗意。所以,迟子建十分出彩地向我们描绘了小磨盘所窥探或洞察到的自然的美好。小磨盘以自己的方式感受着爱与美,抗拒着大人对他的“无望的救赎”。

整部小说就是大人对小孩的救赎,驱赶他远离疯人院,以及小磨盘对疯子的认同和对拯救的逃遁。当然,最终迟子建引导着小磨盘走进

外在的社会。小说的结尾的温馨或对我们的安慰是“张唠叨的信促使小磨盘发自内心有一种渴望,即面对的勇气,为了认识纸条上的这些字,他也应该继续上学啊!”^①可是在此,希望的赋予者是疯子,而非你我看来的正常人。

迟子建在温情脉脉中又掩饰不住对这社会,对人生存在的尖锐犀利的批判。“疯人院”是她救赎的不可规避的一个站点,或许这也是迟子建对她散文《必要的丧失》的精神进行的一次小说文本的阐释和传达。

史铁生在被称为“可能世界的笔记”^[2](P151)的《务虚笔记》中,有一段关于可能性的论述:“就象那个绝妙的游戏,0说,你推开这个门而没有推开那个门,要是你推开的不是这个门,而是那个门,走进去,结果就会大不一样。”“没人能知道不曾推开的门里会是什么,但从两个门会走到两个不同的世界中去,甚至这两个世界永远不会相交。”^[3](P56-57)是的,诚如童年之门,它可能关闭着两种不同的童年生命,不曾开启就不能领略其中的蕴涵。当我们终于有勇气推开童年之门,或许有失望,或许是忏悔,但它毕竟敞开了。于是一切都敞开着,一切都可能着,或许这两个世界会相会,或许童年的生命不用继续在禁闭中守望。

参考文献:

- [1] 余华. 黄昏里的男孩·自序[M]. 北京: 新世纪出版社, 1999.
- [2] 邓小芒. 灵魂之旅——九十年代文学的生存境界[C]. 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8.
- [3] 史铁生. 务虚笔记[M]. 济南: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01.

Life in Childhood: Keeping Watch in Confinement

HU Li-na

(College of Humanities,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Jinhua, Zhejiang, 321004)

Abstract: The author in this paper focuses on children living conditions in the adult world in *The Boy in the Dusk* and other three novels, such as deficiency of material life, the lack of maternal love, the unavoidable conflicts with adults, the intimacy between children and nature of life, and the failure of children self-salvation. Besides, she explores the state of childhood from the adult viewpoint,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ldren literature, and discusses the cause of children's suffering as well.

Key words: childhood; suffering; lack; escape; salvation

① 见迟子建《疯人院里的小磨盘》大家, 2001(4)。